

 **sina 新浪**

第二届 华语原创文学大奖赛

金庸、余秋雨、海岩、周

组成强大评委阵容

爱上一个得不到的人，等待一些不会发生的奇迹，纠缠一些不会成真的回忆与幻想，犯下一个又一个在命里注定重犯的错。
往事仿佛被一幕幕盛放在许多玻璃缸中，我看着它们上演，像在观看玻璃缸中的鱼，像在观看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人声鼎沸
REN SHENG DING FEI

逸陵 /

北京


sina 新浪

第二届 华语原创文学大奖赛 获奖佳作

金庸、余秋雨、海岩、周国平等
组成强大评委阵容



人声鼎沸

REN SHENG DING FEI

逸陵 /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声鼎沸/逸陵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

(新浪第二届华语原创文学大奖赛获奖佳作)

ISBN 7-200-05897-1

I. 人… II. 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2459 号

人声鼎沸

RENSHENG DINGFEI

逸 陵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 × 1000 20 开本 12 印张 20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5 000

ISBN 7-200-05897-1/I · 889

定价:20.00 元



目录

content

楔 子	1
第一章 时 间	2
第二章 挂 失	15
第三章 春 梦	28
第四章 经 过	41
第五章 路 途	55
第六章 流 逝	70
第七章 漂 浮	81
第八章 徘 徊	96
第九章 迷 失	110
第十章 索 衣	125
第十一章 赵 璧	139
第十二章 寻 觅	152
第十三章 沉 浸	165
第十四章 谜 语	177
第十五章 缓 慢	189
第十六章 破 碎	203
第十七章 倦 怠	215
第十八章 歌 罢	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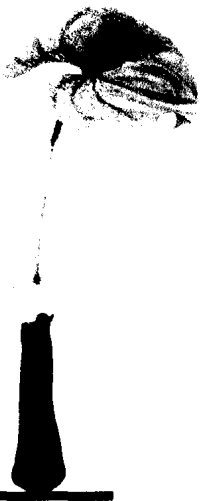
楔 子

你可也曾徘徊立遍苍苔径？而如今琴声幽幽，我的等候，你没听过。

——给心爱者

在回忆中纠缠不休的女人，在余生中陷入悔恨的男子，洞释了命运真相的黑猫，在文字与文本中寻找爱情与生命意义的作家……什么故事在那头等待结束？





第一章 时 间

世上有可以挽回和不可以挽回的事。而时间经过就是一种不可挽回的事。

——村上春树《国境之南，太阳之西》

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像根本没有发生过。

如是我闻。

艾略特说：在等待的时候不要抱希望，因为你所盼望的是错的对象；同时也不要抱爱意，因为你所爱的也是错的对象。

爱上一个得不到的人，等待一些不会发生的奇迹，纠缠一些不会成真的回忆与幻想，犯下一个又一个在命里注定重犯的错。

在希望与失望之间苦苦徘徊与挣扎，在时间中争取命运，在命运中忽略时间，最后在时间和命运的联手夹攻下，他们忽然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只余一头白发和满腹沧桑。

时间之河一如既往地缓缓流淌，呼啸着卷走爱恨情仇，青丝金戈，红颜紫蟒，遗下命运这朽坏的枯骸，零乱地掉落在泥泞污浊的两岸。纵使可以逆转时间的流向，依然无法改变命运的发展。

看起来如同一张千头万绪的乱网，一切都无序而随机地发生，却是早已注定写明，登录在册，这张滔天巨网缓慢收缩，一点一滴地消耗着人生的光阴，无一失手。



芸芸众生总是有人想窥探着网后乱源，于是有了星相占卜、四柱八卦、面相符诀……在这许多玄异之学的一大发源地中国，人们一直笃信相学与测字，并把它们当作真正的学问来讲究。这两种学说通过人的面貌骨形气色来判断一生大势吉凶，又通过测者的字来解读字形笔画甚至书写环境来判定测者当时与天机暗契的运势决断。在清代的传奇中，名相曾文正曾撰《冰鉴》以具相人之术，而另一名相纪晓岚更是笃信测字并与其有段段佳话奇谈。同时，大概因为相学与测字易学难精，又有一套全面系统的学说，对人休咎泰否的判断也具有一定可验证的精确性，尤其当相学与字学结合后对命运解读的令人信服的准验度，更是令选择这些玄学的相士与日俱增。

“天机不可泄露，泄露则有不测而至。”很多年前，一个赫赫有名的相士悲凉地在他的相学著作的序言上写。他告诫后世子孙，不管从相上看出了多少天机，永远都只能讲七分，过多只会招来灾祸。

这个被他的主顾誉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知名相士在写完这遗著的三个月之后被官府带入大狱，十天后在狱里受尽屈辱而死。于是我们可以推想在他写下“不测而至”的句子是早已预测到了这一天，预知到了他的尸体腐烂了三天才被儿子认领回去的命运。他不能不说是一个高明的相士，当我在尘封湮漫的古籍中读到这一段故事之后，我突然间想起了另一个同样高明的相士的故事。他是我一个旧时同学的养父，曾经以一套独门的相学辅以测字道尽人世玄异，享誉我家乡的城市，被人称为“铁尺子”。

许多年前，铁尺子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乡间少年，在海滨农田潮湿的风里畦间埋头劳作，他并没有什么传奇式的迷离身世，诸如八字命硬克父妨母之类的传奇。他身高普通，相貌普通，口齿也普通，一言以蔽之，他一点儿也不受人注意。这种平凡的岁月铁尺子过了许多年，直到十三岁的那一个夏天，他的命运才发生根本性的转化。

那个夏天，胡家村来了一个面容清癯的游方道士，他在村里村外搭起了有斗大“卦”字的布幌，来来回回地晃荡了许多天，脸上挂着高深莫测的笑容。他的神秘引来了许多乡间孩童的跟随与围观，身着暗绿色竹布长衫瘦骨





伶俐的道人在他们眼中如同田间一只古怪而高傲的大鹤，飘然若飞。这些围观的孩子中当然也有毫不起眼的少年铁尺子，他对道士的玄妙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常常长时间地伫立在道士的摊子身后，望着在风中发出猎猎声音的淡黄色布幌发呆。神秘的道士在一夜间来到胡家村，又在一夜间离开了胡家村，一丝痕迹也没有留下；与他同时失踪的还有刚满十三岁的胡铁尺。没有人能说清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没有人能说清是铁尺自发地跟随了道人，还是道人把少年拐带走了。

胡铁尺离开了家乡三十年，正如他的突然消失，没有人能说清他到底去了哪里，遇见了什么事情，与什么人的命运发生了碰撞。人们只知道一个销声匿迹三十年，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死亡的人又回到了胡家村，并在一个月之后再次离开了乡村，在城里定居，并秘密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迅速成为一名著名的相士。

铁尺子在几十年的玄道生涯中为无数人看过相算过命，其中不乏显赫一方的达官贵人，并同样以玄妙精确而扬名四方。在日渐积累而来的经验之中，他逐渐认识到颧骨在面相之中的重要性，并认为这两块骨头及他相应而来的面部轮廓是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基础，而其他的如眉目、鼻唇都只是对颧骨的辅助解释。贫贱富贵，凄哀欢笑，一切的基调都定在了人面这显而易见的颧骨上。他把这个理论应用在平时相术基础上，屡次得到验证。在七十岁那年他欣喜若狂，为自己窥破了天机生死的奥妙而得意不已，并在自己的寿诞上几次向门生及子女述说了这个发现，甚至兴致勃勃地计划把这一发现撰写成书，流转后世。

寿诞过后的那一天，铁尺子就病倒了，一夜间他病得死去活来，并绵延了九个月才有所平缓。在医院中住了九个月的铁尺子，出院时双眼只能模糊地看见光线，双手颤抖，头脑无法有条理地思想，连妻子儿女都无法记忆。医生的诊断是帕金森症晚期，而对胡家庄的农人来说，铁尺子的一夜痴呆如同他的一夜失踪一样，是上天的安排。将近一甲子的玄异光阴过后，上天在一夜间收回它六十年前赐给铁尺子的神力，他又变回了胡家村一九三八年田

间的乡里少年，赤着脚，侧着头，目光迷茫，只是多了许多皱纹。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尼采如是说。

故事一·一 她们

很多年以前，那里还是一大片江边绵延展开的稻田，南方温暖的水稻田。当晌午的炎热阳光投射到两岸的稻田时，稻子泛出鲜辣晶莹的绿色波光，粼粼浮动。清嫩的谷香在江面上久久缭绕，历时不散。一只只乌篷船从上游缓缓地驶下来，大约再过二十到三十分钟的船程，它们便会沿着江水，一直到达商埠繁忙的市镇。

在很多时日之前的那样一个下午，当乌篷船又一次驶进这片田地的时候，少妇碧銮在炫目的光线下，远远地看到了那一片翠绿的田地。它们与她乡下的田地如出一辙，其实那也不过距她乡下半小时的航程。她无意识地张望着，毫不在意，不会设想到很多年之后稻子和田地们会像清晨的露水一样无影无踪，整片整片的住宅区贴着绿色的马赛克，犹如巨大的稻子生长开来，而她将会在其中一株水泥稻子中度过漫长的余生。

很多年之后的一个同样炎热的下午，风在一幢幢四方的盒子状楼房之间艰难地左插右挤，某一座淡绿色的楼房之内的一个两房一厅单元，门窗紧闭，走廊上晾着的淡蓝色竹布夏衣在闷热的风中无可奈何地摇荡，几盆桂花和兰草蔫蔫地纹丝不动。一双深灰色的袜子滴滴答答地滴水，滴在空调的分体机铁壳上，空调也滴滴答答地掉下水珠，在空中划出一道银线，掉落在地上，冒了股烟后宣告结束，没有痕迹。

房内的空气冰凉而干燥，红木家具反射着玻璃窗外透进来的阳光，蒙着一层温暖金黄的色调，而触手寒冷。房子中静无人声，只有空调出口呼呼的风声在屋中烦躁地蹿来蹿去。

还有老妇人摇动紫檀木摇椅的咯吱声。

九十二岁的碧銮穿着淡紫色的绸单衣裤褂，身上半盖着一床暗芋色的薄毯，倚躺在摇动的摇椅里。她细小而瘦弱，蜷在深紫色的摇椅上，人仿佛是





摇椅上的一张垫子，浑然无力。她沉默，细而薄的唇紧紧地抿着，眼睛半开半阖。

空调的冷风在她四周游窜，她却能感觉得到窗外暄腾的热气。外面的炎热和干燥似曾相识，她想，而其实有哪一个夏天不是这样令人窒息的热呢？在这个热带的海滨城市中，每个夏天都大同小异，只不过是自己变了，她想，变得越来越老了。我多少岁了？有没有九十岁，或者九十五岁、一百岁？她的手轻轻颤起来，她不敢看自己的手。这几年来，或者说这十几年、几十年来，她连自己的脸也不太敢看了。

过了这么多年，因为衰老或者炎热，或者什么也没有，九十二岁的碧奎忽然有了回头看一看的愿望。有很多想不到记不起说不好的东西杂乱无章地开始复活、延续、游动、飘浮、弥漫在空气里，像她二十几岁坐船在江上驶过时间闻到的稻子香。

“我做了一个梦，”她对我说，“梦见了大雪纷飞。”

她沉默了一会儿，那个梦是如此的真实而不可信，她在考虑把它叙述出来的必要性。那个梦实在是太没有说服力了，一个在炎热的南方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妇人做的关于她从未见过的大雪纷飞的梦。有谁会相信？连她自己都觉得荒诞不经。她想起在年轻时还没有从电视上见过雪的时候，在还不懂那就是雪的时候，她的这个梦，一个苍茫的梦，便时常萦绕，让她恐惧、不解，饱受折磨。然而后来她竟也慢慢地习惯了，人世里，有什么是习惯不了的呢？再后来，有了电视，她知道了那是什么，神秘感消失了。再后来她就无动于衷，或者是麻木了。

然而在九十二岁的这个夏天，她却忽然渴望起雪的冰凉、绵软与暧昧的白。她忽然有了一探究竟和倾诉的欲望。“时间不多了。”她对我说。

梦里的雪几十年来没有变过，一如既往地飘。也许那才是几十年来唯一不会改变、不会忘却、不会失落的东西。天空是铅色的，云和雾混在一起，低低地压下来，缓慢而紧逼着向大地盖下来，仿佛一张千疮百孔的渔网。雪花大片大片地从天空的漏洞中撒下来，绵软无力地飞扬，一片片，一簇簇，



一团团，络绎不绝地掉落、飞舞、弥漫。天地之间失却了边缘，模糊了疆线。空气潮湿而凉，有一股股的风像青苔一样嘶嘶滋生，皮肤凉腻，触手黏滑，像抚摸着蛇光亮的皮，又像某种巨兽的口水。地是白色的，人是白色的，树、桥、房子、街道……一切都是白色的，融为一体，亲密无间，再无隔阂。在这种体验之中碧奎感到绵软无力，意识懒惰地下坠，坠向不知名的深渊。人在雪地中飘浮、下滑、安躺、融化、飞舞……然后是窒息。悲伤化成了雪，沉重化成了雪，回忆化成了雪，或者是雪化成了它们，骤然而来，缓缓掩埋。

真正的雪也许并不会这么可怕而魔幻。

真正的雪当然并不会这么可怕和魔幻。那不过是一场梦，确切地说，是一场连续几十年不断的梦。一些在潜意识里根本无法真正遗弃的记忆，像潜伏多时的饿兽，只待时机一到，把我吞噬。碧奎望着我，她说。

多年来我遗弃和失落了许多东西，可到底他们是真的离我而去和被 I 抛弃了，还是一直都在我身边的暗处缠绕不休，伺机而动？

天色还是很亮，柔软的阳光像河流一样从窗外倒淌进来，楼下空地上小孩子的嬉戏声隔着厚厚的玻璃遥远地传过来，像在另一个世界。碧奎感到不胜寒冷，她拉紧了身上的毯子，整个人在摇椅中陷得更深，更紧，仿佛那是她最后的防线了。而如今，连这最后的防线也显得如此的不可靠，往事在某个不见天日的抽屉中蠢蠢欲动。有许多声音急着要述说，有许多场景急着要出演，有许多影子急着要显形。

它们都迫不及待，要攻破她守了八十年的堡垒。她已经老了，它们不再怕她。

她伸出手去，她在往事中见到一张脸，她想去抚摸这张脸。

她的手在空气中无力地画着空白的圈子，触摸着虚无干燥的空气，指甲在一股一股逃窜着的风中轻轻地颤抖。最后她寻找了许久，把手落到了自己的脸上。这是一双已经衰老了很久的手，手是淡淡的枯黄色，灰青的老人斑像细小的蝴蝶东一处西一处地停伫，指甲像陈年的月光一样发出晕黄的颜





色，尽管这双手手指纤细，指节修长，掌心柔软，可是它真的衰老了很久了。

这双衰老的手在和她同属一个灵魂的一张脸上抚摸，她的指尖迟疑地在脸上触摸着，一个指头，两个指头，三个……四个……手掌呈弓形地抚下去，包围住脸，温柔地贴住她。

她抚到了一些冰冷的褶皱，一层松弛无力的皮，勉为其难地贴附住肌肉，拉扯着共同下垂与坠落。手不由自主地震动了起来，表皮的纹理细散地起伏，顺着秘密的褶皱舒展开去，皮下的血液汹涌地奔流，血管一阵阵发麻，缓慢地时起时伏。一种早已忘却的感觉慢慢地苏醒，挣扎着坐起来，盼望着回来。

碧奎从幻梦中突的惊醒了，像遭了电触一样，她蓦地把手从自己的脸上收了回来，她感到羞愧，感到震惊，感到悲伤，她羞愧、震惊、悲伤于这张脸的衰老与丑陋。多少年来她把时间这个词左掖右藏地像绝世奇珍一样塞在一个遥远的角落里，她自作聪明地在角落里筑了墓封了顶上了重重叠叠的锁又把钥匙抛到了更遥远的角落，然后放心地再不去想它。可是多年后的这一天她才突然惊觉，这个自欺欺人的拙劣把戏终于被一切过去联合起来无情地拆穿。她们、他们和它们化成她手上的青斑、深陷的眼窝和蛛网一般错综复杂的皱纹，喧嚣地嘲笑、羞辱和唾弃着她。

回忆卷土重来，带着雪的气味，混合薄荷、迷迭香和檀香的气味，纯净，冰凉，通透，决绝。

故事二·一 猫

当她梦魇中虚幻漂浮无处不在的雪日益显形清晰起来时，我记忆中曾经有过的关于雪的记忆却一点一滴地变得越来越虚薄浅淡。甚至连我都怀疑，我是真的见过雪，体验过雪的轻盈、冰冷还有它落在皮肤上的战栗与触电般的麻木。

还是那也不过是我的一场梦？是一只猫在某个穷极无聊的下午，在脑海



回忆的深壑中冉冉升起的一些虚假记忆，然后假装，假装那是真的。

承认它，或是否定它。承认我是一只年老的猫，见过纷飞的白雪，从沉重切实的北方来到超世虚假的南方，在淡绿色的方形楼房中伴随着孑然一身的老妇人。或者否定这一切，否定出生、迁移、回忆、城市，抛弃虚幻的真实，然后活在切实的虚幻当中。

我来到南方竟有八年了。八年对于一只猫来说是几可一生的漫长路程，这漫长像一条一头粗一头细的长长麻绳，几股麻互相排挤又互相牵拉着纠结，在它几不可见的末端，尖细晃荡的末端，被岁月远远抛在半空中九死一生的末端，悬着一座北方的小城。小城呈现淡黑色，在南方的一片喧哗之中在麻绳的尖端摇摆、退后、崩析。它遥远得难以企及和触摸，可是它在那里，尽管它危危欲倒，崩析破裂，褪色淡去，可是它在那里。

要彻底地忘却和抛弃是一种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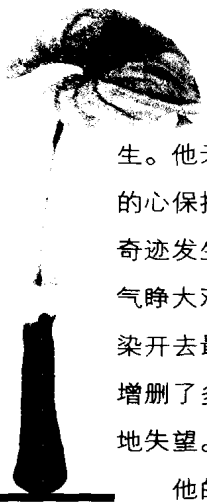
过去的事情那么多，在遥远的北方小城中，在纷飞的弥天大雪中，在冰冷清澈的空气中，它们仿佛曾经是如刀刻一般的清晰过，它们曾经是如同冰冷的雪花落在皮肤上那般的令人清醒与迷茫过。可是现在，在亚热带巨大赤黄的太阳直射下，那些曾经让我心痛、快乐、悲哀、后悔的往事竟变得如此虚幻。它们像一片片纤弱的雪花，在时间这个巨大的背影下，缓慢而不可阻挡地淡去、侵蚀、融化。义无反顾地逝去，永不回头，像某次令人悔之不及的错失。

而一生中，被错失的，又何止是一次，数次，甚至数十次。记忆中，被错失常常令人欲罢不能，某种事物由于它的擦身而过被千倍百倍地夸大了优点，犹如灰暗记忆中点缀的闪亮珠宝，不可企及。

竭力去认，只记得大纲，而触不到任何细节；以为忘却了，却无法忽略。它还是在那里，一幕幕过去的情景是一个个被虫侵蚀的蛀洞，像细微的被针刺出的细孔，密布于心中的各个角落，时不时地在你以为已经痊愈的时候，忽地一痛。揪心。

很久之前，一个男人对我说，他耗尽了一生的时间，去等待一个奇迹发





人
声
鼎沸

生。他无时无刻不在冀待着这个奇迹的出现，他总是做好一切准备，让自己的心保持在一个随时可以惊喜的状态；他无时无刻不在虚拟中幻想与排练着奇迹发生时它应有的表情、动作和语言，他等着在一个无人的夜里，对着空气睁大双眼，准备好一个从唇角缓缓溢出，一点点地扩大，像水墨画一样渲染开去最后扩到整张脸的欣慰、辛酸而快乐的笑，振奋地讲着重复、修正、增删了多次的台词，并以夸张而熟练的手势；他无时无刻地等待，无时无刻地失望。

他的准备当然没有派上用场，这个世界并没有所谓的奇迹。有的只是邂逅与错失，暧昧与误解，捉错用神与枉然落空。

他是我之前的一个主人，他最后终于明白了这一残酷的真实，那时他已经很老了，在这之前他在等待的惶恐不安中度过了很多年，当他发现他所拟的一切都是白费功夫之后，他已经剩下不是很多的时间可以弥补错失了。幸运的是，他只明白了一半，他只明白了奇迹不会发生，他并没有明白，或许是来不及明白：在他耗尽一生去等待与追悔第一次错失的同时，他错失了之前十倍的东西。如果他连这也明白了，他也许就没有勇气活下去了，也就不会带着我攀山涉水、长途跋涉了。

他在那一年，带着我，一只他养了多年的黑猫，从居住的边远小城出发，穿过大半个中国，来到了老妇人的住所，最后他自己一个人离开了，把我留在了老妇人的身边。在这长长的路程中，他没有搭飞机，也不搭火车，他选择了船这一古老而颠簸的交通工具，来消耗他大部分的旅程。

船从渤海港出发，至黄海，经东海，最后到达南海。这些海们名字各有不同，仿佛真的是泾渭分明。而其实它们边界交融，海水相汇，不过是一个叫作太平洋的大海的不同部位。世上的事物也许本来就大多是模糊暧昧的，所谓的界限差距，大约都是自作聪明的人类添加上去的吧。

我和这么一个自作聪明的人在一艘巨轮的船舱中待了一个月。那是艘巨大的客轮，从上至下有五层船舱，我们在第三层，其实正好是甲板的那一层，一个尴尬而微妙的中间。我们的舱房在走道的中间，阳光折射着海水，

从舷窗外射进来，也许同样是角度的关系，舱里的光线总是呈现出一种迟疑的态度，不明不白不近不远地亮着，呈现一种下午四五点钟，暗黄略带檀红的颜色，不管外面的阳光再亮再热，在舷窗和海水的折射下，这种阳光也如实反映到船舱中来。在这种古怪沉闷的阳光与空气之中，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一种精神的迷乱境地中，连同着水的动荡起伏，令你觉得似乎身处在一个永远也醒不来的幻梦之中，一切都像是不稳定、不长久和不可信的，仿佛时时刻刻都在准备着幻灭和离散。

甲板上倒是很热闹，海上的天气总是很好，和暖的阳光和带着咸味的海风随着船的日渐南行而愈加美妙，隔着舱板还可以听到海员的脚步声、小孩子带着糖果气味的惊呼、追逐和欢笑，男子交谈低沉的声音，间杂着女子格格的笑声。听上去是一片和谐和欢乐，喧嚷嚷嚷的一座水上浮城。可谁知道呢，有时候我也会听见生意人的利益争执，儿童无意间的欺诈霸道，女子和男子间的争风吃醋，赞美、嫉妒、悔恨和阴谋。

也许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的主人，那个充满矛盾心结的痛苦男子，他很少到甲板上去，除非必要的活动，否则他便在餐厅、洗手间和卧室里三点一线地活动着。大多数的时间，他躺在床上看书，为了这次出行他在自己的行囊里填塞了数十本厚厚的书，可是他翻来覆去却只是阅读和吟诵一本已经极其残旧的书：一九八六年版的竖排繁体版《李商隐选集》，他用与他平日语音迥然大异的尖细颤抖的声音和梦游般古怪的拖长语调，吟诵着书中晦涩不明的诗句，一遍又一遍地翻来覆去，到激动之处双眼充盈泪水，盈盈欲滴。

如果那种场景被外人看到，他大概是以为这男人发了疯，至少也是有点不正常。可是在我，一只和他相处很久的猫看来，他显然陷入了某种痛彻心扉的幻想当中，不可自拔。而这当然与那本该死的书有关。所以后来航程结束的时候，我偷偷地把书扔进了海中，因为我不愿意他在回程中继续发疯。

许多年之后，从老妇人子孙之一与友人的闲谈中我无意得知，被我丢弃的那些诗句，它们的作者李商隐，本来就以凄绝悱恻的文字而著称，在他笔下充满了悔恨离绝的意愿如玉烟、珠泪、碧城、楚雨和当然最广为流传的



锦瑟。也许在当时，我陷入追悔的主人在书中见到千年前一个同样陷入追悔的男人，产生了知音之感，才会在船上的日日夜夜中一头插进李商隐“幽忆怨断”的阴晦欲望中，无法脱身。

多年之后，我同样在老妇人后代的桌上发现一首他在多年中反复念诵且流泪不止的诗：花房与蜜脾，蜂雄蛱蝶雌。同时不同类，那复更相思。

那复更相思。

在男子把自己封闭在古人的幽闭相思里的同时，我却受尽了海浪颠簸的折磨。那真是一种“凄绝”过相思的体验，仿佛浮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失却地，脚下的船一点点地失去了它的坚硬与真实，连同万丈的波涛。它们渐渐崩析升华成为一阵阵缥缈而浮躁的气体，而在这种虚幻上的我成为一缕悬浮的幽魂，麻痹与晕眩随着每一声叹气自我的脚心袅袅地往上升、扩散，像一缕烟雾，经过漫长的路程，抚摸了我的百骸、九窍、六脏，最后来到我的五官、我的大脑，然后“轰”的一声爆发，把我淹没。晕眩的同时，我闻到了莫测的气息，它冰凉而透明，从远到近地朝我靠近，不，也许是我在靠近它。它越来越近，最终成为一种不远的古怪微笑，隐藏在前方每一寸黑暗之中。

后来船在S城的港中停下来，一个完全南方的地方。挤迫、繁忙而炎热，人们口中发出生硬飞快的奇怪方言，用怀疑冷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眼神朝人打量。在这里，寥阔清旷的北方被远远地隔断，一天一天地过去而变得越来越像前世的残余记忆，在午夜惊醒的时候顽强而软弱地浮起，轻轻地召唤着你。

[不是故事] · 一

年轻的作家把像砖头一样重的《追忆逝水年华》丢到桌上，她又一次半途而废地放弃了对这本巨著的阅读，她想把这本书读完就像耐心地去爱一个人一样，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刚刚开始全新写作计划的作家陷入了一个迷阵，一个关于精确性，关于叙述与被叙述、记忆与被记忆、爱与被爱的迷



人声鼎沸



阵。在这之前的多年里，作家一直孜孜不倦地探求能指与所指之间语言的最终精确性，她在各种各样的词语与句子中穿行，在问题的记忆之间徘徊，在虚拟和分歧之上观望。而语言的高度精确性又往往来源于记忆的可靠与真实，更让作家伤脑筋的是记忆中微妙的误差往往会多次被赋予新的意义，被无意地添加和删改，最终上演《罗生门》的悲剧或闹剧，这是让作家无法忍受的。

在迷乱与煎熬中作家重新拿起《追忆逝水年华》，这是一部五本装的，浓馥的回忆之书。多年来作家对它矛盾万分，时而敬而远之，时而又想一天十页地坚持着努力看完它。她患得患失，迟疑不决，看几页又放回去，放回去再拿出来……幸好那不过是一本书，静静地躺在书架上由着作家一次一次地吃回头草，否则她大概会连肠子也悔青了。

可见世上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像书这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所以作家一直固执地认为，能读完这本书的人是了不起的。阅读他人真实的回忆，相形之下自己沉重的记忆反而变得虚幻，这是饮鸩止渴。

这一次作家在放下书之前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们用来支撑自己的东西竟是已经失去了的永不复返的东西。她一震，已经失去了的永不复返：爱过的人，唱过的歌，看过的风景，这一秒与上一秒。作者一点点地心虚起来，仿佛连存在也变得不真实了，她在灯下的梳妆镜里望见自己，四方红木框着的镜子中，她的面孔呈现一片粉色的白，这么洁净的涂抹过多少护肤品的皮肤，难道竟会是一片虚幻，连她扔弃了的许多空置的 SK-II 和兰蔻的瓶子，也会变成一片空白吗？作家更大为迷惑了。

莫洛亚的序中说：总有一天，那个原来爱过，痛苦过，参与过一场革命的人，什么也不会留下。

作家在摊开的空白稿纸上写：究竟回忆是一种怎样的东西，是回忆架构起我们，还是我们臆造了回忆？

大概回忆不过是一种徒劳的执著，人们编织回忆的碎片，成为令人信服或者感动的故事，不过是努力想留住一点什么，像水鸟记住池塘，狐狸记住

